

龍藏殿

龍藏殿

龍藏殿

龍藏殿

龍藏殿

宋夏关系史

李华瑞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敬請劉家福先生教正

李華瑞敬呈

二〇〇九年十月

李華瑞 著

宋夏关系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宋夏关系史

李华瑞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6.125 印张 插页:2 390,000 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6.80 元

ISBN 7-202-02367-9/K · 594

序

王 曾 瑜

中国古史的史料，号称汗牛充栋，欲深入治史，非分断代不可。然而研究断代史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其视界囿于某朝某代，也会影响研究的深入。因此，兼治某些相近的断代，就不失为一种变通的方法。由于中国古史的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其中清代的史料更超过以前各代的总和，也使人们有条件兼治若干相近的断代史。例如研究先秦史，可兼治汉史和清代学术史。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习惯上作为三个断代，其实完全可以作贯通的研究。辽、宋、西夏、金、元各代，也应当尽可能作贯串的研究。但明、清两代史料太多，原则上应以某朝为主，而以兼治为下。以上的设想当然并不全面，治史者研究之妙，存乎一心，贵于不拘一格。

李华瑞先生研究宋史积年，涉及的领域不少，成绩斐然，他从研究宋朝军事史，进而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宋与西夏的关系，就是突破断代史局限的可贵努力。

人们对西夏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是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其中曾有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并作为中国史的组成部分，这与唐人修南北朝诸史一样，无疑都是十分恰当的处理。但元朝史官却未为西夏单独修史，而是作辽、宋、金三史的外国传处理，尽管在《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赞中也说，“夏之立国久矣”。

“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徧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事实上，西夏所占的是汉唐故土，后又入元朝版图，而儒学又在西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是个多民族国家，其所辖的党项人、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他们的遗裔大抵成为今天的汉人。由此可见，唯有将西夏史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个断代史，才是实事求是的处理。

西夏史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还是近十余年的事。一方面是传世的西夏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出土文物的发掘；另一方面是广泛网罗辽、宋、金、元各代，特别是宋代的丰富史料，使西夏史的研究形成了近代科学的体系。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同为死文字，而契丹文和女真文的传世史料过少，以至对契丹文的解读也尚有困难。西夏文与之相比，可谓得天独厚，其文献之富，在中国古代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中，也少有匹俦，今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世瑰宝。由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并无一部如同辽、宋、金史那样的正史，而辽、宋、金三史的西夏传过于简略，至于清人所编的《西夏书事》之类，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能当史料使用的。因此，博览群书，特别是从当时最丰富的宋人记述中搜剔有关资料，对于西夏史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西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此已做了反复的梳理。作为两个断代史的交叉课题，其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无疑又是超过西夏史的不少其他课题。正如李华瑞先生所说，在宋夏脱离直接接触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间，双方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西夏虽然是个小国，难于单独与北宋争衡，但它给北宋造成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困难与损失，却要超过辽朝。从另一角度看，辽朝虽也与西夏发生战争，但总的说来，尚未对西夏构成太大的威胁和损失，而对西夏存亡真正形成最大的威胁，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大国，正是北宋。从李继迁到元昊三代，经过不屈不挠的争战，西夏终于割据了西北一方，却又未能达到与北宋、辽平起平坐的战略目标。从宋神宗到徽宗三代，北宋发动规模巨大的战争，占据大片土地，使西夏国势危困，却未能实现吞灭西夏的战略目标。宋夏关系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十分复杂和广泛的方面，其中既有双方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经济和文化背景，民族成分、民族差别和人口，政治决策，军事地理形势和条件，战略和战术，外交政策，制度和惯例等，还涉及双方与辽、吐蕃、回鹘等的复杂关系。

李华瑞先生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份量，对宋夏关系各方面的问题、因素和背景，作了巨细无遗的论述，其搜采之富，篇幅之大，范围之广，研究之深，论析之详，为前所未见。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确为更上一层楼之佳作。用一个不恰当的譬喻，宋夏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不是一块荒地或半荒地，而是经反复的精耕细作、亩产量颇高的沃田，要使其亩产量更高，良农就必须支付艰辛的劳动。事实上，本书的不少章节，特别是若干附表，都显示了作者水滴石穿一般的功夫。

依我个人的体会，此部专著的成功是否还须归结为两条。一是作者的史识。作者站在现代民族平等观的思想高度，而又充分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地论析历史上的宋夏关系，作者具备现代中国人渴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理念，而又客观地、科学地论述了西夏暂时割据一方的各种条件和因素。二是作者的宋史功力。就宋夏关系的课题而言，没有较深厚、较广泛的宋史知识，就决不可能完成专著的撰写。作者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丰富的宋代史料的搜掘，确是下了更多的功夫，因

而能有不少新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此意义上说，本书正是作者由宋史而兼治西夏史的硕果。

近代的中国史学走着一条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我们年龄在六十上下治史者上推，一代不如一代，可谓是无须讳言的客观事实。但长期以来，我个人也一直真挚地期盼着，在我们一代人之后，又能一代胜似一代。近二十年间，尽管仍有很多不能使人满意、甚至令人气愤的问题，但总的看来，中国史学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年轻学者辈出，著述成林。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大致只须一篇好文章，便可一举成名。十年全民族亘古未有的惨重劫难结束不久，我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曾撷拾女作家丁玲当年的“右派言论”，说要提倡“一本书主义”。但曾几何时，目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一般就都达到了专著的份量和水平。所以我有一次对人说，“一本书主义”已经过时，现在需要提倡“多本书主义”。这个简单的事实，还是反映了学术进步的一个侧面。当然，著述剧增，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鱼目混珠、急功近利式的作品也大量涌现，出书不论优劣，都有好评，愈是平庸低劣，就愈需要有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式的书评，似亦势不可免。但是，任何一个珍惜自己学术声誉的人，是不会将不成熟的作品，轻率地付梓的。

近五十年间，中国大陆事实上并未出现过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大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史学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与之相亲的若干人的吹嘘。依个人之浅见，史学大师的标准可否有二：一是其学问确实在同时代的众学者之上，而为众所公认；二是他能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史学研究新路。在电脑技术日益普及的形势下，未来的史学名家以至大师，也许不会以精通某个断代史为限，而能精通若干个断代史。这可能是史学人才的竞争和发展趋势。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宋初西部边疆政策	(5)
一、宋初的统一谋略	(9)
二、宋太祖对西部的经营	(14)
三、李继捧入朝与宋太宗削藩	(18)
四、关于李继迁反宋的性质问题	(21)
五、宋太宗晚期政治方针的转变与宋夏关系	(26)
六、反战论与宋真宗姑务羁縻以缓争战政策的形成	(29)
第二章 宋仁宗、英宗时期的对夏政策	(40)
一、元昊的偏霸策略	(40)
二、元昊上表与宋夏关系的破裂	(44)
三、攻守之争与反战论的发展	(47)
四、庆历新政与庆历和议	(53)
五、整饬边防与谋取横山政策的提出	(57)
六、夏谅祚继位至宋英宗继位间的宋夏关系	(61)
第三章 宋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对夏政策的发展演变	(67)
一、宋神宗与王安石制夏思想的异同	(67)
二、熙宁元丰时期对西夏战略进攻政策的形成	(72)
三、熙宁元丰时期反战论的主张及其影响	(82)
四、元祐时期绥抚西夏政策的形成	(85)

五、宋妥协退让政策的失败与绍圣元符拓边政策的形成·····	(91)
六、宋徽宗时期拓边政策的发展·····	(97)
第四章 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104)
一、宣和、靖康时期的宋夏关系·····	(104)
二、南宋与西夏关系的发展演变·····	(110)
第五章 宋夏战争论(上)·····	(120)
一、北宋的西部军队·····	(120)
1. 北宋的统兵体制与陕西河东安抚使的设置·····	(120)
2. 北宋军队的编制与陕西、河东地区的兵力配置·····	(140)
3. 北宋军队的装备和给养·····	(148)
二、西夏的军队·····	(150)
1. 西夏前期的统兵体制·····	(150)
2. 西夏军队的兵力配置·····	(153)
3. 西夏军队的装备与给养·····	(156)
三、地形与宋夏战争的一般关系·····	(158)
第六章 宋夏战争论(中)·····	(164)
——宋夏战争重要战役概述	
1. 夏州之战·····	(164)
2. 第一次灵州之战·····	(166)
3. 三川口之战·····	(169)
4. 好水川之战·····	(171)
5. 定川砦之战·····	(173)
6. 绥州唃兀城之战·····	(176)
7. 第二次灵州之战·····	(180)
8. 永乐城之战·····	(186)

9. 兰州之战	(190)
10. 平夏城之战	(193)
11. 统安城之战	(197)
第七章 宋夏战争论 (下)	(201)
一、宋夏战争诸阶段的划分	(201)
二、宋夏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	(202)
1. 西夏在战略进攻中的用兵特点	(202)
2. 北宋进攻战失利的原因	(209)
三、北宋防御战的特点和抵抗方式的改进	(213)
1. 北宋防御战的特点	(213)
2. 北宋抵抗方式的改进	(215)
第八章 宋夏缘边的城、寨、堡	(221)
一、北宋边城、寨、堡的建置及其特点	(221)
二、北宋城堡寨的内部结构	(290)
三、北宋沿边城寨堡与蕃部武装的招缉	(298)
四、西夏缘边的城寨堡	(305)
第九章 宋夏贸易与宋夏战争的关系	(312)
一、宋夏贸易	(312)
1. 贸易的形式	(312)
2. 北宋与西夏贸易的品种	(318)
3. 宋夏文化交流	(320)
二、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贸易	(324)
三、从宋夏贸易看西夏侵宋的动机	(328)
1. 有关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定居区的几个理论 问题	(328)
2. 从地缘政治看宋夏间的贸易	(332)
3. 有限的宋夏贸易	(336)
4. 西夏侵宋的动机	(338)

5. 余论	(342)
第十章 宋夏与辽的三角关系	(343)
一、北宋朝野对辽、西夏看法的异同	(344)
1. 北宋朝野对西夏所属地位的看法	(345)
2. 北宋朝野对西夏军事威胁的不同看法	(352)
3. 在文化观上对西夏的歧视和认同	(355)
4. 余论	(359)
二、西夏联辽抗宋	(360)
三、辽朝对北宋制夏政策的影响	(369)
1. 辽朝对宋初制夏政策的影响	(370)
2. 辽朝对宋仁宗时期制夏政策的影响	(371)
3. 辽朝对宋神宗时期制夏政策的影响	(375)
4. 辽朝对宋哲宗、徽宗时期制夏政策的 影响	(378)
5. 结语	(381)
第十一章 宋夏对吐蕃、党项诸族的争夺	(383)
一、唐末、五代宋初西部诸族政治形势概观	(383)
二、宋夏对河西走廊诸族的争夺	(387)
1. 西夏对河西的经营	(387)
2. 宋真宗、仁宗（景祐以前）对河西诸族的 经营	(390)
三、宋夏与河湟吐蕃的关系	(394)
1. 北宋与唃廝囉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394)
2. “旁取熙河湟鄙以制之”的得与失	(401)
四、西夏联吐蕃以抗宋	(406)
五、北宋对西夏缘边及其境内诸族的争夺	(412)
1. 争夺的特点及措施	(412)
2. 西夏的对应措施	(422)

3. 种世衡离间元昊君臣附考	(424)
第十二章 北宋与西夏交聘	(431)
一、北宋与西夏交聘表稿	(431)
二、北宋与西夏国信使制度	(469)
1. 交聘路线	(469)
2. 聘使	(470)
3. 交聘的礼仪	(472)
三、北宋与西夏的“外交”文书	(475)
尾论	(483)
附录 参考文献	(495)
后记	(503)

绪 论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激化，在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宋与西夏的和战关系最为复杂，辽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和金与南宋订立隆兴和约后，都基本上维持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战和平局面，唯独北宋与西夏之间战争频仍，自公元 982 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 150 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因而，西夏虽然幅员，国势不如辽强大，但西夏给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所造成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辽给宋造成的困难。

后世叹惋宋朝之不武，在与西夏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夏与宋不论是其幅员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两者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宋在与西夏的交往过程中却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以至宋神宗慨叹“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那么，如何解释泱泱大国难于应付“撮尔”小国的挑战呢？若仅从宋夏关系中的具体事件或表象去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深入到双方的政治、军事体制中，深入到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大环境中去探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是故本书对宋夏关系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双方经济、军事交往中的人和事件上，而是以北宋政治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去探寻宋与西夏交往的发展轨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庸讳言，宋与西夏的时战时和构成了宋夏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和与战的转换，在宋夏关系前 80 年中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宋的挑战，这一时期

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被动的应战态势，那么为何西夏要屡屡发动战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结论似不能令人满意，本书拟以唯物史观关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宋夏不正常的经贸关系探究个中原因。

1978年由杰里弗·巴勒克拉夫主编、80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①这有两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北宋建立后，为避免重蹈五代的覆辙，对唐末五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等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防范武人专权太甚，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军政弊制使得军力国势不振。自宋太宗朝起军事失败主义抬头，政治逐渐走向内倾，从而导致守内虚外国策的形成。二是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对周边诸族滋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在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上，也抱着盲目自大和故步自封的态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那种经由宋学强化了的道德至上主义和鄙视讲利的思想日益突出，请看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的一段表白就颇能说明问题：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②

① 《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26页，英国伦敦泰晤士图书公司出版，中译本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十一。

认识这两点，对考察、理解北宋对西夏的政策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宋的消极应战，还是此消彼长的主战论和反战论的交替，与这两点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

本书在撰写之初，曾力图较平衡地描述宋夏之间的关系，即避免或以宋朝为主，或以西夏为主的印象，但实际上记述宋夏关系的绝大部分史料都集中于宋，而记述西夏的史料太少，即便是19世纪末以来，西夏文献卷帙陆续被发现，特别是蒙古夏国黑水城遗址的发掘，使西夏学成为一门突显的学术研究，但是有关西夏与宋的第一手资料缺乏的现状仍未有大的改观。最明显的例子如吴广成辑补的《西夏书事》42卷、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36卷、戴锡章的《西夏纪》28卷，乃至日本学者冈崎精郎的《西夏古代史研究》、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西夏史纲》和吴天墀《西夏史稿》等著作，都是从附丽于周边王朝（五代、辽、宋、金、蒙古）的文字记载中反映出的民族关系来考察说明西夏党项人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活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夏书事》、《西夏纪》等著作实际上就是以宋人文献为主的夏宋关系史。所以存在决定意识，本书不得不改变初衷，更多地从宋的角度去考察宋夏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交待的。正是由于《西夏书事》、《西夏纪》等著作主要取材于宋人记载，而这些宋人记载在今天又大多能够查阅到，因而本书的叙述一般不把《西夏书事》、《西夏纪》、《西夏纪事本末》等书作为原始材料来使用，而是把它们作为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来参考，特别是《西夏书事》的作者搀杂个人主观意见较多。

记述北宋与西夏关系的史料典籍，当首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次才是《宋史》等书，但以往学者在论及西夏历史时，则以《宋史》为首选材料，辅以《长编》。譬如在《长编》和《宋史》同记某一事件时，《西夏书事》和《西夏纪》一般都取《宋史》所记，然后辅以《长编》，只有《宋史》缺载的情况下才以

《长编》所记入正文,这种选材方法迄今仍为相当多的学者所效法。其所以如此,大致有两个因素造成:其一,清人辑补西夏史时正处于封建时代末期,《宋史》是官方认定的正史,而《长编》则属于私人著述,地位自不能与《宋史》相比。其二,现今有的学者认为《宋史》编纂时参阅了《长编》,根据是《宋史》与《长编》有许多相同的记载,甚至文字相吻合,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宋史》和《长编》在取材上都采用了宋的旧官史,两者有相同之处,是不足为奇的。至于《宋史》是否参阅《长编》,就目前学界的讨论情况来看,尚无明确记载。^①

当然,以《宋史》作为论述西夏史实首选材料书的作法,并无可厚非。只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宋史》繁芜,失于考订一向为史家诟病,而《长编》记述可信程度较高,也为史界所公认,且记述的内容系广泛搜采实录、国史、会要等各种官私记载比主要取材于官史中记述最略的纪传体国史的《宋史》更为翔实,是故本书取材首选《长编》为基本史料书,而以《宋史》等书为辅。

① 参见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一章 宋初西部边疆政策

西夏是党项拓跋部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党项之称谓始见于《隋书》和《北史》。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在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开始有党项人活动。关于党项族源族属，特别是建立西夏王朝的王族拓跋氏的族属，是学界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根据讨论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拓跋部亦为羌系，与元昊自称的“魏拓跋氏后”不同，即不是鲜卑拓跋。一种意见认为西夏居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不同的族系，即被统治者的党项族属羌系，而统治者拓跋氏出自元魏拓跋氏。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和党项拓跋氏均出自鲜卑。^①

近年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党项族族属源于羌系和鲜卑的论争上。1995年8月，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和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两文对党项羌系说和党项鲜卑说的论证，都较以往的研究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这使得西夏民族起源的讨论在深入的同时，也更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近期有学者撰文说，称西夏主体民族为“党项”，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科学的”。^②

对于上述讨论，笔者未做系统研究，孰是孰非不敢遽下判断，

① 讨论详情，参见白滨《党项史研究》专题研究综述，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聂鸿音《关于西夏主体民族起源的语文学思考》，载《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